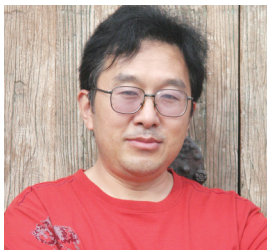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仿佛水消失在水中。
——博尔赫斯
它学名就是水蚁。

这个名字出乎常理,水载的车,而不是载船。童话一样,它踩着波浪,睫毛一般细的脚,在水做的鳞片上行走。这可是世界上最不硌脚的道路。雪莱有诗“我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”。水蚁把道路写在水上,是在水上写诗。

想一想吧,那么多诗人用生命钟情于水,想想他们像一株株风中的莲花,都在水上清脆地折了,花瓣散落,灵魂被水漂洗得那么干净。雪莱、聂耳、朱湘……这是一盏盏水底燃烧的灯盏,如一一方水底的暖梦,亮着、照着文字,忧伤地亮着。

水蚁,一辆会写诗的水上的小车,装满苕菜与诗,在乡村的波浪上行走,载着风和长短

水驮车

不一的句子,这是多么浪漫的北中原往事啊。风过无痕,把诗行都擦去了。一只水蚁一生能写多少行诗?

你不是热爱自然吗?你说说。



不嫁张岱

恁谁也无从真正走近宗子!

此话一出或又将招来无数腹诽明诽,“莫非只许你嫁?”呵呵,我若生在明清,断不嫁宗子。我偶尔反省,认定自己是第一乏味之人,终我之力,即便跌跌撞撞也无法跟得上宗子一二步,怕会跌至鼻青脸肿,难返楚地见乡亲啊!那些名作家、名媛们自然不比我的乏味,但若能与宗子相携走红尘俗世看阳春白雪之人,怕也难拣出一个来。看得西湖七月半,不一定愿大雪前往湖心亭,可同闲老子一同喝茶,却不见得能与王月生一齐出游。张岱不是沈复,她们也做不来芸娘。

我想说,张宗子并非温存的男子,至少不是沈复式的“宜室宜家”,拉了宗子做个蓝颜知己倒无可。得享世间清福——

清饽。吃河蟹、制乳酪,秋白梨、花下藕,枕头瓜、独山菱……世间万物都一一寻了来,日为口腹谋。

清致。以茉莉簪日铸雪芽,茶色如透纸黎光;梦有琅嬛福地,可坐、可风、可月;学琴与人四张齐弹,如出一手;赏得了牡丹,听得来了宁了,看得了烟火,玩得来台采牌,闻得了佛门言……

清欢。出猎有顾眉、董白、李十们随侍,着戎衣御款段马,往来呼啸弄风;听戏亦有月生楚生,一个孤梅冷月,一个烟视媚行……

宗子看一切繁华皆是美好,设若嫁他,西湖七月半的月怕也会成为贫贱日子里粗粮饼,吃会噎着,不吃挨饿。《红楼梦》里宝二爷说,女子未嫁是宝珠,嫁了就成了颗死珠,光彩宝色都没了,再老就成了死鱼眼睛。宗子不也曾作此论吗?“二妾老如猿,仅可操井臼。呼米又呼柴,日作狮子吼。”哈,二位夫人未嫁时必也是仙一般模样吧?

宗子终究不是俗人,嫁不得也。若论古人里,几人可嫁?沈三白,男子无大志倒更宜生活;钱谦益,宁负天下人不负柳河东;张敞,可走马章台,亦能闺房画眉;还有苏子,王氏去后十年生死犹难忘。苏子的好玩不输宗子,乐观犹胜于宗子,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,享得富贵,过穷日子亦是一把好手。我自爱宗子,但老苏才是几千年来最好的男子。

与宗子做知己,同玩乐,嫁还是苏轼罢。

鸡鸣枕上,夜气方回,不嫁张岱。阿弥陀佛!莫怪莫怪!

桐花如常

不喜欢桐花多年。

觉得它肥俗,香气浓烈到撞人。落花时,样子邈邈。在我们江北,谷雨之后,桐花最盛。

少年时居住的老宅西边,有一棵桐树,是白桐,也叫泡桐,粗壮,高大,枝叶覆满头顶天空,指手画脚。我放学回家,穿过开着无边无际紫云英的田野,老远看见我家屋西的桐花,白发苍苍地开上云天。桐花下,炊烟升起,猜想母亲一定正手忙脚乱地做饭。

有一回,朋友跟我描述她在乡间看到的桐花有多美,我心里想笑。我想起从前我家的那棵桐树,春暮的雨愁愁长长地下,屋外的墙角处,肥厚的桐花瓣铿然坠落,砸在滑腻的湿地上,混进潮腥的野蘑菇丛里,然后一起腐烂。空气里,桐花的味道又湿又重,缠绕不散,像玄奥难解的命运。夏天,算命先生坐在村口的桐树荫下,一卦一卦地算。他说人在命运里走,也逃不掉。命运如网,缠绕不散。

母亲喜欢请人算命,给家里每个人都算。一回是抽牌,母亲让我抽,我抽出一张,展开看,是一个女子,骑一匹白马,又矫健又威风。图边说的是什么,已经不记得。只记得,我是喜欢那匹马的。其实我也想骑上那匹马,逃。逃离乡村,逃离我妈妈我奶奶那样的生活和命运。我不想自己就像一朵桐花,开得那样粗陋,那样没有花的样子。

如果做花,我不想做一朵桐花。

像逃离一场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一样,我试图以自己的不甘和倔强来逃离古旧乡村,逃离古旧的生活方式。我追随理想,试图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。出门读书,风花雪月地写席慕容体的情诗……我以为我成功逃离。

暮春的一个黄昏,散步,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前,竟是久久流连不去。那是极普通的一户农家,两层半旧的小楼,门前用竹篱笆围出一小块菜园,里面种瓜种豆。房子东边,立一株高大桐树,紫色的桐花累累簇簇盛开,远看去,花开灼灼,如蒸如煮,花气熏天。

一块园,一树花,一户人家。静谧,安稳,寻常。寻常中透着人间烟火的亲切,和盈盈的美意。

桐花到底还是美的!

回想少年时:偌大的桐花荫下,坐着三小间覆有青灰瓦片的房子,我踩着满地的潮湿桐花去上学。那画面,隔着二三十年的光阴,现在回头看去,才看出了一种人间的简静与清美。

寻常朴素的事物中所包含的美,要过完小半生,才能懂得。就像过完小半生,才懂得,平常心的可贵。

一次跟文友说起,说起种菜,说起农事。他说他从前什么样的农活都干过,每年割稻子,最后一镰,他会割在自己手上,提醒自己逃离。我听了,内心有急雨经过,一阵潮湿。是的,我们曾经都是逃离者。可是,如今我们说起油菜花,说起三四月的秧田,内心止不住地觉得亲切;看见庄稼,总觉得是如遇故人。回头看人生,还是认同挖一口塘种几亩地生养两个孩子的日子,是庄严安稳的。

寻常是美,朴素是美,这样的美,又极庄严。

原来一直不曾逃离:对抗了小半生,最后,还是喜欢桐花。逃了小半生,最后还是愿意俯身低眉,做一个母亲和妻子,做得不需要名字。

如果是花,自己还是一树桐花。在尘世之间,一花,一园,一家人。

桐花如常。一切如常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《奉喧帖》如成都大慈寺盛夏里的绣球,正是锦官城的繁丽,青年的苏轼爱这样的繁丽雍容。我去大慈寺时,正值盛夏,绣球也正开得好。大慈寺与俗世边界模糊又泾渭分明。

今日腊月十四,有月,只不知会否如当年宗子在龙山,见“明月薄之,雪皆呆白”。以我想来,宗子更恋西湖雪,天地清空,最宜他的孤独。大约与兄同登龙山的马小卿、潘小妃们要呵责了,竟敢妄议张宗子?甚至,不单单她们,恐怕当今许多文艺女青年、女中年、女老年都会一并跳起来诘难我。并非我此话真有罪过,是她们都做一个共同的梦——若生在明清,只嫁张岱。

我只想着,亏得这梦无法达成,否则一窝蜂蝶涌上来,宗子岂不要遁地而去?

“要嫁张岱”的这些并非俗女子,有著名作家,更有兼着作家名头的著名民国最后名媛,才情家世与宗子匹配,也可娶得了。只是现代著名女性多有所谓女权意识,这怕于宗子无益。

宗子自言少纨绔,爱繁华,游园、听曲、看雪、待月、说梦,凡所不好凡所不精,最是天底下第一等好玩可爱之人。癖好太驳杂大约会令人畏而远之,殊不知千百年来我们见得多是端着面孔言语无味的男人,好玩的倒不够用了。宗子也曾说,人无癖不可交也,以其无深情也。这便是当世才情女子都欲嫁宗子的第一因由吧?可她们都只见得热闹,忽略了宗子的孤独。他仿佛深陷繁华,其实即便观灯、听书、打猎这等俗事,终了也寂寞至快刀利斧听过一般,寒光犹在。人都说宗子文章句子快,却甚少见到兄行文里一声断喝背后的孤独。张宗子的繁华热闹是扬州二十四桥的风月,有纱灯百盏,就有烛火余烬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